

丘宏達老師 1965 年從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第一次回國任教，本人有幸成為丘老師第一屆的學生，印象深刻。僅就個人記憶所及，談一些陳年舊事，表示對丘老師的懷念。

丘老師每個禮拜事先要準備的案例，都貼在布告欄上，我就抓住機會把每個案例全部念過一次，並把丘老師所指定的教科書，在一年之內全部念完，覺得收穫很多。上課時，如果丘老師問起某個案例，大致上我都能回答到八成。配合老師的講解以及其他學生的回答，加上我自己事前所看的，就覺得收穫很多。

丘老師的考試，都是開放式的。一學年有兩次期中考兩次期末考，我們拿到題目之後，必須在兩天之內交卷。在非常緊張的四十八小時內，我們到處去找資料，學校沒有的，就去其它圖書館借，並在很急迫的時間內寫完。這是一種壓力非常大的考試，可是這正好適合我喜歡找書找答案的個性。後來，等自己當老師之後，也讓學生用開放式的考試，讓學生回去有充分的時間來考試，唯一的要求是不得抄襲。

下學期快結束時，丘老師請班上同學到他在陽明山的別墅舉行茶會，那時學校研究所放榜，本人僥倖考上臺大法研所，丘老師恭喜我上榜這件小細節，讓我非常感動。

丘老師去年過世到今天，已經一年六個月又十六天，緬懷先師，感謝他的指導，感佩他的認真，以及學術成就。謹用這篇短短的文章，表示對丘老師的懷念。正如文天祥在正氣歌所說：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

李子文